

很慢，很悲伤，仿佛她正在淹死一只心爱的小猫

T H E

L I T T L E

【满身烟味，永远宿醉难醒】的

私人侦探马洛系列

NO.6

小妹妹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宋一帆 武品◎译

S I E R

T H E

小妹妹

L I T T L E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宋一帆 武品◎译

S I S T E R

私人侦探
马洛系列
NO.6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妹妹 /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宋一帆, 武品
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43-5508-6

I. ①小… II. ①雷…②宋…③武… III. ①推理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5572 号

小妹妹

著 者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译 者 宋一帆 武 品

策划编辑 赵海燕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宋凌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508-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THE LITTLE SISTER

1

凹凸不平的玻璃门嵌板上，几个大字的黑漆已是斑驳脱落：“菲利普·马洛……侦探事务所”。这栋建筑在瓷砖浴室代表着文明的年代还算新，可走廊却相当破旧，尽头的那扇门也是饱经沧桑的样子。门上了锁，但隔壁那扇同样写着“侦探事务所”的门却是开着的。推门进去——只有我一个，还有一只嗡嗡叫的绿头苍蝇。但你要是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来，就别推门进来了。

夏日清晨天气晴好、阳光明媚，像是加利福尼亚早春时节雾气未起的状态。雨已经停了，好莱坞山上依旧蓊蓊郁郁，站在低谷间顺着山丘看过去，就能看到高山上的皑皑白雪。皮草店正打着年度减价促销的广告，那些专推十六岁处女的妓院生意兴旺，而贝弗利山庄（洛杉矶一个景色宜人的地区，在好莱坞附近。——译者注）里的蓝花楹木也悄悄绽开了花苞。

我已经看那只苍蝇盘旋了五分钟，一直等着那家伙停下来。但显然它愿意一直飞着。它就是想一直呼扇着翅膀，然后唱一段儿歌剧《丑角》里的开场白。

我拿着苍蝇拍，找好角度停在空中，一切准备就绪。一方阳光落在桌角，我知道迟早它会停在那儿被我干掉。但真当它落在那里的时候，我开始还没注意。恼人的嗡嗡声停了，那家伙就在那儿。可这时，电话响了。

我一下一下挪过去，慢吞吞地把左手伸向电话。之后悠悠地拎

起电话，对着话筒轻声说道：“请稍等。”

我缓缓地把电话放在棕色的记事簿上。那只苍蝇还在那儿，阳光下的那团蓝绿色亮闪闪的，满是罪恶，让人厌恶。我深吸一口气，挥拍子打了下去。

苍蝇的残肢直接横扫过房间，中途掉在了地毯上。我走过去，提着它尚且完好的一只翅膀扔进了垃圾篓。

“多谢久等。”我继续讲电话。

“是马洛探长吗？”声音低低的，略带急促，听起来是个小姑娘。我说我就是她要找的人。

“马洛先生，你帮人调查怎么收费呢？”

“你想调查什么事情？”

那边的声音变得有点尖。“我没办法在电话里细说。这件事——它是高度机密的。不过在抽空拜访前，我还是想知道一些大概的——”

“一天四十块，额外花销另算。除非是有固定报酬的活儿。”

“这真的是太多了，”对方低声说，“天哪，这大概会花上百块吧，可我的工资真的很低，而且——”

“你现在在哪儿？”

“怎么了？在杂货店。就是紧挨着你事务所的那栋楼。”

“那你可以省出打电话的五分钱了，而且搭电梯也不要钱。”

“您——您说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上来让我们当面谈吧，”我继续说，“如果你的问题刚好是我擅长解决的，那可以给你出个不错的主意……”

“我必须先了解你，”声音依旧微弱但很坚决，“这件事极其私密而且微妙。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跟别人说的。”

“如果要真是那么微妙的一件事，”我说，“那你该请个女侦探。”

“天哪，我不知道还有女侦探，”对方有些微停顿，“而且我觉得

要是女侦探的话肯定会拒绝。马洛先生，你看，奥林居住的周边环境太糟了。起码我是这么想的。管租房的那个人实在太令人讨厌了，满身酒气。马洛先生，你喝酒吗？”

“这，既然你提到了……”

“我想我不愿去雇一个爱喝酒的侦探，不管喝多喝少。抽烟也不喜欢。”

“那我剥个橘子的话你不会在意吧？”

遥远的电话那端突然吸了口气。“起码你谈吐应该像个绅士吧。”她说。

“那你最好试着问问大学生俱乐部吧，”我告诉她，“我听说那儿还是留着两个绅士的，不过我可不知道你搞不搞得定他们。”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这步棋没走错，可处理得不够干净利落。我本该锁上门藏在桌子底下的。

THE LITTLE SISTER

2

五分钟后，接待室的门铃响了，那姑且也算作办公室吧。之后又听到了关门的声音，就没了动静。接待室和我中间的那扇门半遮半掩。我细听之后发现是有人刚刚走错办公室了，在门口看看并没进去。接着，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又有几声咳嗽，也是为了试探有没有人。我从桌上抬开脚，站起身，朝外看了看。她就站在那儿。她没开口说自己是谁，但却和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的人物，形象残忍、恶毒。——译者注）大相径庭。身材矮小，衣着干净，棕色头发顺滑却不灵动，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是个十足拘谨的姑娘。身上的棕色衣服是找裁缝做的样式，肩上的包是难看的方形，让你想到那种随时准备急救伤员的修女。头上戴着一顶圆帽，应该是母亲已经没有办法戴出去的年轻款，便给了她。她未扑粉，没擦口红，也没戴首饰。那个无框眼镜让她看起来像个图书馆管理员。

“这事根本没法在电话里讲，”她急声说，“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只是太骄傲了，才表现成那样，”我说，“进来吧。”我敞开门，拿出了椅子。

她就坐在椅子边上。“如果我就这样子跟扎克史密斯医生的患者讲话的话，”她说，“工作肯定没了。他可是对我如何跟患者——甚至是那些不好相处的患者交谈都极为挑剔。”

“那老家伙现在怎么样？自从我上次从车库顶摔下来之后就没见过他。”

她神情惊讶却又极为严肃。“为什么我这么确信你不认识扎克史密斯先生呢？”她苍白的舌尖从双唇间探出来，好像是要悄悄摸摸找什么。

“我确实认识一位叫乔治·扎克史密斯的医生，”我说，“他住在圣罗莎。”

“哦，不是的。我说的医生叫阿尔弗雷德·扎克史密斯，住在曼哈顿。是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你懂的，不是纽约的那个曼哈顿。”

“那肯定是两个不同的人了，”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想告诉你的。”

“那你这样，就像是购物却看而不买咯？”

“你这么说也没错吧。但若我要把自己的家事讲给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至少也有权确定一下对方是不是值得自己信任吧。”

“有没有人说过你是个可爱的小机灵鬼？”

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神有点扑朔迷离。“我可不希望有人这么说。”

我伸手取来烟斗，填着烟草。“希望这个词可不够精准，”我说，“快别戴那顶帽子了，然后给你自己换一副彩边的眼镜，有点儿女人味的。你知道，那种没有这么方方正正、略有东方风格的——”

“扎克史密斯先生不会同意的。”她迅速答道。紧接着又问，“你真是这么想的吗？”脸上泛开淡淡的红晕。

我点了烟，吐口气，烟雾顺着桌子飘过去。她皱着眉往后倚了倚。

“如果你雇了我，”我说，“你就是我的雇主了。而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觉得自己想找那些外行的话，绝对是疯了。我挂了你电话，你却还是找上门了。所以你确实需要帮助。那，你的名字是？麻烦事儿是？”

她只是盯着我，沉默不语。

“你看，”我说，“你是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来的。我上次看世界年鉴的时候，那还是个离托皮卡不远的小镇。人口在一万二左右。你在阿尔弗雷德·扎克史密斯手下干活儿，还在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镇子，绝对没错吧。堪萨斯州也只有五六个大一点的镇子吧。我掌握的信息已经够多了，完全可以挖出你的家族史了。”

“但是你为什么想这么做呢？”她有些紧张。

“我？”我说，“我可没兴趣。我已经不想听别人给我讲历史故事了。坐在这儿只是因为我无处可去了。我不想工作，什么都不想要。”

“你话太多了。”

“没错，”我说，“我是话多。孤独的人总是喋喋不休。要不就干脆什么都不说。我们可以继续谈正事儿了吗？你看着可不像是那种会见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你不了解的。”

“我知道，”她悄声说道，“奥林肯定会超级火大的，妈妈也会斥责我。我只是在电话簿里选了你的名字……”

“怎么选的？”我问，“就那样看着选？还是闭眼盲选？”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像我是个怪胎。“七和十三。”她低声答。

“怎么选的？”

“马洛这个名字里有七个字母，”她说，“菲利普·马洛里面有十三个字母。就是七和十三——”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几乎是喊着问的。

“欧芙梅·奎斯特。”她眼睛皱在一起，像是要哭了。她先把自己的姓拼了一遍，然后把整个名字也拼给我听。“我和妈妈住在一起，”她继续说，不过现在语速明显快了，好像我已经开始计时算钱了，“四年前爸爸去世了。他是个医生。我哥哥奥林也是要做个外科医生的，但他学了两年医之后转去学工程了。然后一年前他去了贝城的西加州航空公司。他没必要那样的，因为他在威奇托已经有份

好工作了。我猜他就是想要来加利福尼亚，大部分人都想来。”

“几乎是每个人的想法吧，”我说，“如果你执意不想换掉那个无框眼镜的话，那你起码要让自己的形象符合那个眼镜。”

她咯咯笑了，指尖沿着桌边画了一条线，眼睛垂着。“你刚刚是说镜框斜一点有东方韵味吧？”

“啊哈。现在回到奥林身上。我们知道他现在去了加利福尼亚，然后去了贝城。我们要干什么呢？”

她蹙着眉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好像这会给她一些思绪。接着她突然说：“奥林最近都不会定期写信给我们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在最近六个月，他只给妈妈写过两次，给我写过三次。而最近的一封信也是几个月之前。妈妈和我都开始担心了。所以我到了假期之后，就来找他。哥哥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她突然停了，“你都不做笔记的吗？”她问。

我咕哝了一下。

“我还以为侦探们总是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记东西呢。”

“我负责想一些噱头，”我说，“你继续讲就好。你利用假期出来，然后呢？”

“我给奥林写信说我要去找他了，但是没有回音。之后我到了盐湖城打电报给他，还是杳无音讯。我能做的就只有去他的住处找找看。一路上真是漫长颠簸。之后我坐上公交，到了贝城的爱达荷街449号。”

她又沉默了，然后重复了一下刚刚的地址。我仍旧没有写下来，只是坐着，看着她的眼镜，顺滑的棕色长发，有点傻气的小圆帽，没有染色的指甲和苍白的嘴唇，还有双唇间进进出出的小舌头。

“马洛先生，也许你并不了解贝城。”

“哈，”我说，“我对贝城的了解，也仅仅是每次去那儿时都要换个思路。你想让我帮你讲完故事吗？”

“什、什么？”她睁大了双眼，透过镜片，就像是透过深海鱼鱼缸看到的奇怪生物。

“他已经搬走了，”我说，“而且并不知道搬去了哪里。你担心他现在可能在丽晶大厦顶层的豪华公寓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了吧，说不定还和穿着貂皮大衣、喷着高级香水的怪人住在一起。”

“天哪，这真是，好吧。”

“或者是我太粗俗了？”我问。

“拜托了，马洛先生。”她最后说，“我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奥林身上。要是他听到了的话，你就该后悔了。他可是个极其刻薄的人。但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那就是个廉价的出租屋，而且我真心不喜欢那个管理员。那人太可怕了。他说奥林几个星期前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里，也不在意那种事。他只想来他妈一杯杜松子酒。我不知道奥林干吗要住在那种地方。”

“你刚刚是说了来他妈一杯杜松子酒？”我问。

她脸唰的红了。“那是管理员自己说的，我就是转告一下你。”

“好的，”我说，“继续。”

“呃，我就打电话到他工作的那里。你知道，就是那个西加州公司。那里的人说已经把奥林和其他很多人一起解雇了，剩下的他们也就知道了。所以我就去邮局，问奥林有没有换地址。他们说信息保密无法提供，是规章制度。我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份，负责的那个男人说如果要是奥林的妹妹的话，他就去查看一下信息。他核查之后回来告诉我，地址没有换。所以，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了。他可能是出车祸，或者遇到什么麻烦了。”

“想过跟警察说说吗？”

“我不敢问警察，如果问了警察，奥林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他这个人即使心情最好的时候，也没办法相处。我们家——”她犹豫了，眼神背后好像藏着什么，却又极力躲闪。所以她屏息说着：“我

们家不是那种——”

“你看，”我语气变得厌烦，“我不是说他会偷钱包，我是说他可能被车撞后失忆或是重伤到失语了。”

她静静地看着我，并不是多欣赏我这种说法。“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她说，“每个人都会装着一些身份证明的。”

“可有时就只剩装东西的口袋了。”

“你是在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如果真要吓唬你，显然也是毫无进展了。说说你自己觉得出什么事儿了？”

她把纤细的食指放在唇边，轻触着舌尖。“我想我要是知道就不会来见你了。找到他要收多少钱？”

我沉默许久，之后说道：“你的意思是我单枪匹马，不告诉任何人？”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一个人的话。”

“呃，也是看情况的。我告诉你收费标准了。”

她双手抱拳，狠狠地压在桌边。她的这一系列手势是我看过最没意思的。“我觉得你是个侦探，只有你才能立马找到他了，”她说，“我最多只能付得起二十块。我还要在这里吃住，买回程的火车票，你也知道酒店贵得可怕，而火车上的吃的——”

“你在哪里住？”

“我——我是不太想告诉你的，你不会介意吧。”

“为什么不说呢？”

“我只是不想。我真的很害怕奥林的暴脾气。而且，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不是吗？”

“嗯，奎斯特小姐，除了奥林的脾气，你究竟害怕什么？”烟灭了，我划了一根火柴点烟，一边顺着火光看着她。

“抽烟是个恶习吧？”她问。

“大概是，”我说，“不过要我戒烟的话可不是二十块就能搞定的。还有，你别回避我的问题。”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她突然怒气冲冲，“抽烟就是恶习。爸爸都中风两年了，妈妈还是从来不准他在屋子里抽烟。他之前偶尔会叼个空烟斗坐着，不过妈妈也很讨厌那样。我们有不少欠债，妈妈说没钱去给他买烟草这种没用的东西。教堂比爸爸更需要钱。”

“我懂了，”我缓缓说道，“你这样的家庭，肯定有黑人吧。”

她猛地站了起来，紧紧抓住那个急救箱一样的包。“我不喜欢你，”她说，“我觉得我不会雇你了。如果你要是再明里暗里说是奥林犯事儿的话，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他不是我们家的祸害。”

我并无所动。她晃了一圈儿之后走到门边，手都放在门把手上了，却又晃了一圈儿回来，突然哭了。而我则像是一条饱腹之鱼面对饵料一样无动于衷。她掏出小手帕，抹了抹眼角。

“现在，我觉得你大概会叫警察吧，”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然后，曼哈顿的报……报纸听到消息之后，就会写我们的坏……坏话。”

“你不必臆想这样的事儿。别以为这样哭哭啼啼就能打动我。现在一起看看你哥哥的照片吧。”

她赶快收起手帕，从包里掏出了别的东西，递到桌子对面：是一个信封。虽然很薄，可里面应该有不少照片，我并没有打开看。

“说说你印象里他的样子。”我说。

她集中精神，眉头跟着思绪有了变化。“他去年三月刚满二十八岁，也是淡棕色的头发，不过比我的发色浅，梳着大背头，眼睛是淡蓝色。他特别高，都超过六英尺（约 1.83 米。——译者注）了。但他只有一百四十磅（约 63.5 千克。——译者注），简直是皮包骨头了。他之前留着金色的小胡子，但是妈妈让他剃掉。妈妈说……”

“别跟我说，是牧师要用那些胡子来做个靠垫吧。”

“你不能那样说我妈妈。”她冲着我吼，气得脸色发白。

“哦，你可别犯傻了。我不了解你的事儿还多着呢。不过你也不用装得像复活节百合花那么纯洁。奥林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吗？比如像是痣或疤？还是说在胸口文了赞美诗的第二十三篇？别在这儿脸红了。”

“那你别冲着我嚷嚷，为什么不看看照片呢？”

“照片应该穿着衣服，看不见标记吧。毕竟，你是他妹妹，应该知道。”

“不，他没有什么标记，”她声音紧巴巴的，“只是左手上有一个小疤，是切除粉瘤留下的。”

“那他有什么习惯呢？他平时怎么找乐子——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泡妞儿之外。”

“这——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妈告诉我的。”

她笑了笑，不过我在想这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她牙齿很白，不过也不会笑得连牙床都露出来，这可就厉害了。“你是不是傻，”她说，“他喜欢的事情多着呢，他有架价格不菲的相机，喜欢趁人不注意偷拍别人。不过这有时会让那些人很生气。但是奥林说了，人们应该看看自己真实的模样。”

“但愿他别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我说，“他用什么相机？”

“就是那种有高级镜头的小相机，几乎能在任何光线下拍照，是一架莱卡相机。”

我打开信封，取出两张小相片，画质清晰。“这照片肯定不是莱卡相机拍的吧。”我说。

“哦不，这是菲利普照的，菲利普·安德森。是个和我交往过一段时间的男孩儿。”她停下来叹了口气，“我想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吧，马洛先生。因为你的名字也是菲利普。”

我仅仅说了一句：“嗯哼。”但是不知怎的，我还是隐隐约约有

点感动。“菲利普·安德森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我们在说奥林的事……”

“我知道，”我打断她，“但我想知道菲利普·安德森的事。”

“他还是住在曼哈顿，”她眼神避开，“我妈妈不太喜欢他，我想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我说，“我了解。如果你想哭的话也可以，我不会针对你的。我虽然大大咧咧的，但性子还是软的。”

我看了看那两张相片。其中一张人脸向下，没多大帮助。另一张拍得不错，相片上的人瘦高个，眯着眼睛，薄嘴唇和尖下巴。他的样子和我想象中没差别。如果你忘擦鞋子上的泥，他是那种会提醒你的人。我把相片放在一边，然后看看欧芙梅·奎斯特，想试着找找这两张脸的相似之处，却根本没找到。这两张脸没一丁点儿家族相似性，不过这种相似向来毫无意义。

“好吧，”我说，“我会去那儿看看的，但你应该也猜到发生什么了吧。他身处陌生城市，不久就大赚了一笔。大概比他这辈子挣的钱都多吧。他遇到了一群之前从未遇见的人。而且那里可不像是小镇——相信我不是的，我了解贝城——像堪萨斯曼哈顿那样的小镇。于是他撒手不干了，可又不想跟家人说。他得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她一声不吭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奥林不会那么做的，马洛先生。”

“任何人都不会，”我说，“尤其是像奥林那种人。小镇上道貌岸然的家伙，一辈子都要妈妈搂着脖子，牧师拉着手。但在这儿，他孤单寂寞，赚了钱之后，就想花钱换些让自己觉得温暖亮堂的东西，不过这里的温暖亮堂可不是教堂东面窗户带来的感觉。我并非针对教堂，只是说他已经待在教堂待够了，不是吗？”

她默默点点头。

“所以他开始找乐子，”我继续说，“不过他并不知道怎么做。这

也是要经验的。他搞得自己变成了醉鬼，还荡妇缠身，这些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偷了助教的裤子。毕竟，他快要二十九岁了，如果他想这样放纵堕落下去，那是他自己的事。过段时间，他就会把这一切罪责推到别人身上。”

“我不想相信你，马洛先生，”她慢吞吞地说，“我不想妈妈……”

“刚刚是说二十块吧。”我插嘴。

她突然惊到了：“现在就要给钱吗？”

“那在堪萨斯的曼哈顿是怎么做？”

“我们曼哈顿没有私家侦探，只有普通警察。是这样的吧，我想是没有的。”

她又掏了掏自己的工具包，拽出一个红色的零钱袋，从里边取了一些钱，都是干干净净、分开叠放的。三张五块和五张一块。看起来钱袋里没剩多少了，因为从她拿钱袋的角度，我看里面应该也快掏空了。接着，她把这些钱放在桌上，一张叠一张整理好，然后推给我。整个过程缓慢而忧伤，就像她要淹死一只自己最爱的小猫。

“我给你开收据。”我说。

“我不需要，马洛先生。”

“但是我要开。你不给我你的名字和住址，所以我想要一个写有你名字的东西。”

“用来干吗？”

“表示我受你之托。”我拿出收据本，写好一张收据，然后让她在副本上签名。她不愿意。过了一会，她勉强拿起一支铅笔，在副本上写下“欧芙梅·奎斯特”，是干净的秘书笔体。

“还是不留住址？”我问。

“我不想。”

“那就随时电话联系我。我家里的电话也在电话簿里。住址是布里斯托尔公寓，428 房。”

“我应该不可能上门拜访的。”她冷冷地说。

“我还没有邀请你呢，”我说，“你要想打电话，就在四点左右，我可能会有点儿线索，不过也可能一无所获。”

她站起身。“我希望妈妈别觉得我做错了，”她说，用苍白的指甲戳戳嘴唇，“我是说，上这儿来这件事。”

“你可别再说更多你妈妈不喜欢的事了，”我说，“别再提了。”

“唉，真是的。”

“也别再说‘唉，真是的’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她说。

“不，你不会这么觉得。你觉得我很讨人喜欢。而我觉得，你是个迷人的小骗子。你也并不觉得谁给我二十块我都会接活儿，对吧？”

她平静冷淡地盯着我。“那你为什么答应呢？”没等我回答，她就加了一句，“是因为春天就要来了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脸有点泛红，然后咯咯笑了起来。

我不敢告诉她我仅仅是因为闲着无聊，大概也可能有春天的缘故。还因为她的眼神里蕴含着比堪萨斯的曼哈顿更加古旧的感觉。

“我是觉得你人很好——真的。”她柔声说。然后她快速转身，几乎是小跑着冲出了办公室，细碎匆忙的脚步声回荡在外头的走廊里，就像是她爸爸想要吃第二块派的时候，妈妈顺着桌边敲了两下。而那老头儿现在已是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只能坐在堪萨斯曼哈顿门廊的一张摇椅上，嘴里叼着空空的烟斗。就坐着摇啊摇，安逸缓慢。因为中风了的话，什么事都要慢慢来。然后等着下一次病情发作。嘴里的烟斗确实是空的，没有烟丝。能做的只有消磨和等待。

我把欧芙梅·奎斯特这来之不易的二十块放在一个信封里，然后写上了她的名字，扔进桌子抽屉里。我可不想带着这么一大笔钱在外面瞎转悠。